

黃靈庚 集校

楚辭集校

上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楚辭集校

上冊

黃靈庚 集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楚辭集校/黃靈庚集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325-5325-9

I. 楚... II. 黃... III. ①古典詩歌-中國-戰國時代
②楚辭-文學研究 IV. I222.3 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43261 號

楚辭集校

(全三冊)

黃靈庚 集校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57.625 插頁 18 字數 1,100,000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300

ISBN 978-7-5325-5325-9

I·2102 定價: 14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馳也浹也 蒐無逃只逃竄也言歲始春陽氣
 偏也蒐 蒐無逃只逃竄也言歲始春陽氣
 行凌馳於天地之間收其陰氣閉而藏之也蒐
 蒐不可以逃將隨太陰下而沈沒也蒐
 陰 蒐歸徠無遠遙只遙猶漂遙放流貌也
 陰之形也言人體含陰陽之氣失之則死但
 之則生屈原放在草野憂心愁悴精神散越
 故自招其蒐蒐言宜順陽氣始生而徠歸口
 無遠漂遙將遇害也一作蒐蒐一作徠歸
 蒐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言我精蒐
 無散東西南北四方異俗多賊害也古本平
 皆作兮一作徠歸一云蒐乎歸兮一云無東
 西而南 東有大海溺水泔泔只泔泔流貌也
 北只

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
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予于初度兮肇錫
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紛吾旣
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
紉秋蘭以爲佩汨予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
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
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

離騷

綠君亭

明萬曆四十六年毛晉綠君亭刻本

楚辭卷之四

漢劉向編集

王逸章句

九章傳章句第四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壑、思君念國、憂
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
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
相傳焉、

惜誦以致愍兮

惜、貪也、誦、論也、致、至也、愍、病也、言已貪忠信
之道、可以安君、論之於心、誦之於口、至於身

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騷上

屈平離騷經一首

九歌四首

離騷經一首

屈平

銑曰史記云屈原字平仕楚爲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毀之王乃疏屈原於江南不知所訴乃作離

騷經離別騷愁也言已遭放逐離別秋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上言唐虞下序桀紂以香草惡禽龍鳳以譬忠貞君

子以靈脩美人以喻於君以臭草惡禽龍鳳以譬忠貞君

寵比小人援天引聖終不見省遂赴汨淵而死

知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
始以作者先後次叙之爾鮑
欽止云辨騷非楚詞本書不
當錄班孟堅二序舊在天問
九歎之後今附于第一通之
末云

按九辨九歌皆古之遺聲羅聘云替九辨與九歌考夏商採以自澠大荒而後云夏后
周上三墳于天詩九辨與九歌以下故舊本九辨第三九歌第三篇人曰誤人時代次之乃通
九辨於第八耳

發不唐戈機馳野亦欲以行陰聽
樓傾百姓流譽天下招彼賓客有
術之士數千各作為內書廿一篇
外書甚衆時之忠望屬王死時欲
圖畔遂數召伍綰與謀殺楊王伍
後為畫計其事頗聞漢廷推王伍
被自詣吏具告與王謀及武帝
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報自殺

王逸注

桂樹叢生考

王逸曰桂樹芳香
以興屈原之忠良

也
原忠
周翰曰
浪而竄在草澤也
以喻屈

山之幽

自叙

楚辭自漢世武帝已後居顯學之位，研治楚辭聞名者不亦夥頤，若朱買臣、嚴助輩以言楚辭俱見幸於武帝，九江被公以誦楚辭而顯貴於宣帝。爲楚辭作注者更不乏人，若淮南王、劉安奉詔作離騷傳，則導夫先路，而後繼踵者有劉向、天問解、揚雄、天問解、賈逵、離騷章句、班固、離騷章句、馬融、離騷注等。王逸叔師蓋出其後，乃采諸家，集眾善，爲漢世楚辭集大成者。故諸家之書皆佚，獨逸之楚辭章句岿然獨存者，宜乎得其傳也。

後人研習楚辭者必以楚辭章句爲文獻依據，欲繞之以行則不可得，蓋以其爲最古故也。然章句傳於今者僅見明刻本，其書之所以形成、流傳者皆莫得其詳，余深以爲不可不審辯之。

四庫館臣楚辭章句提要云：「初，劉向哀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宋玉、九辯、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及向所作九歎，共爲楚辭十六篇。是爲總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與班固二叙，爲十七卷，而各爲之注。其九思之注，洪興祖疑其子延壽所爲。然漢書地理志、藝文志即有自注，事在逸前。謝靈運作山居賦亦自注之，安知非用逸例耶？舊說無文，未可遽疑爲延壽作也。」其以集楚辭十六卷者爲劉向，注楚辭十七卷者爲逸也。湯炳正氏乃據五代王勉楚辭釋文目錄篇次，以蠡測楚辭成書者爲五期：

始則爲屈、宋合集，僅錄屈原離騷、宋玉九辯二篇，凡二卷。次則於屈、宋合集之後，續增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七篇，凡九卷。增纂者爲淮南王賓客淮南小山輩或即爲淮南王劉安本人。次則於九卷本之後增益招魂、九懷、七諫、九歎四篇，凡十三卷。其增輯者即爲劉向。次則於十三卷本之後增益哀時命、惜誓、大招三篇，增輯者已不可考，增輯之時當在班固以後、王逸以前。終則九思一篇附其末，謂成楚辭章句十七卷者，乃逸所作也^(二)。其說之出，學者多從之，則幾成定讞。

劉向集楚辭十六卷之說，至今未見有文獻依據，蓋蠡測也。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志本出於劉向、劉歆父子七略詩賦略。若劉向果嘗爲集楚辭十六卷，則必見於詩賦略。其所集楚辭，祇以「賦」見稱，一概以「篇」總其數。如，除「屈原賦二十五篇」外，別有「唐勒賦四篇」、「宋玉賦十六篇」、「趙幽王賦一篇」、「莊夫子賦二十四篇」、「賈誼賦七篇」等，皆不以「卷」爲稱。王逸離騷後叙、天問後叙亦皆稱「屈原賦二十五篇」，與向七略、班固藝文志同。若向有集楚辭十六卷本，逸亦必稱屈原賦七卷，焉得於後敘別稱「屈原賦二十五篇」者乎！

劉向集楚辭十六卷之說緣何而起哉？蓋出自王逸離騷後叙也。逸云：「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其「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云云，蓋後世

所謂「劉向集楚辭十六卷」文獻依據。實非也。觀逸後叙本意，前後祇說離騷一篇，未嘗涉及離騷以外他篇也。謂淮南王劉安作離騷經章句「大義粲然」，然未嘗分卷，至向「分爲十六卷」。其「分爲十六卷」，乃於離騷一篇之中別分爲十六章也，與離騷以外他篇了不關涉。

宋趙希弁讀書附志卷下楚辭類於錄「呂祖謙離騷章句一卷」之下云：「左呂成公所分也。以離騷經一篇爲十六章。公謂王逸嘗言劉向典校，分離騷爲十六章。班固、賈逵各爲離騷章句，惟一卷傳焉，餘十五卷闕而不錄。今觀屈平所作凡二十有五，各有篇目，獨此一篇謂之離騷。竊意劉向所分此篇，猶一篇之中有數章焉。故嘗因逸之言，即離騷之一篇。反復求之，考其文之起伏、意之先後，固有十六章次第矣。因而分之爲十六章。」^(三)

呂氏獨具慧眼，以「離騷經章句十六卷」爲「十六章」，其得逸後叙本意。惜其書離騷章句佚未傳，未得知其分章始末。然於林之奇編纂呂祖謙集注觀瀾文集甲集第一卷離騷，存其「十六章」之舊。後因逸之後叙，謂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者，乃指楚辭章句十六卷，且定向集楚辭十六卷說始於逸楚辭章句，不亦誣乎！

後叙復云：「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觀「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云云，即九歌至九歎十五卷也。雖然，亦不可據以爲劉向曾輯楚辭十六卷。楚辭十六卷本蓋王逸所集。隋書經籍志云：「後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又自爲一篇，并敘而注之。今行於世。」魏徵亦以集楚辭十六卷者逸也，非西漢劉向。洪興祖楚辭補注本於後叙

「十五卷」下別出異文曰：「卷，一作篇。」案：據漢書藝文志詩賦類用「篇」不用「卷」通例，後敘「其餘十五卷」，原本應作「其餘十五篇」，指離騷外九歌至九歎十五篇。異文存逸後敘之舊。未知何時訛改「篇」爲「卷」，以至使離騷十六卷與楚辭十六卷相混淆也。

後叙又云，「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承接劉向「分爲十六卷」來，其所舉例，「以壯爲狀」，見離騷，亦與離騷以外他篇不關涉也。故逸「作十六卷章句」，以離騷一篇分爲十六章者也。逸之後敘固未嘗有劉向集楚辭十六卷者。不論五代楚辭釋文十七卷本，抑或今傳楚辭章句十七卷本，皆非劉向所爲也。

王逸其人其事，後漢書卷八十八上文苑傳有王逸傳，云：「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書四百二十三篇。」逸所著賦、誄、書、論、雜文以及漢書皆有篇數，唯獨楚辭章句語焉不詳，未著其篇數。

於劉宋之世若有楚辭章句十六卷或十七本，則范曄必於王逸傳言「著楚辭章句十六篇」或「著楚辭章句十七篇」。然范氏著王逸傳，蓋未見楚辭章句有「十六卷」或「十七卷」者。故范氏未載逸之楚辭章句篇數，籠統其文，乃「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云云。本極可疑也。今幸見六朝遺物王逸集「象牙書籤」，其所載逸所著述，可得與范書參證。

「象牙書籤」載云：「元初中，王公逸爲校書郎，著楚辭章句及誄、書、雜文二十一篇。」^{〔五〕}張政烺

氏謂「象牙書籤」爲「魏晉或北朝遺物」，「不得早至漢代」，要在范曄後漢書前。其文字在「隸楷之間」，頗見古樸，內容亦真實可信。所謂「二十一篇」者，以楚辭章句在內也。范氏王逸傳乃奪「及」字，致令楚辭章句篇數撲朔迷離，成無頭案也。又，隋書經籍志：「梁有王逸正部論八卷，後漢侍中王逸撰。亡。」又有「王逸集二卷」。舊唐書經籍志有「王逸集二卷」。王逸集二卷本蓋在五代猶存。正部論八卷本，於隋、唐之世已佚不存，然於今猶見遺文殘簡。藝文類聚卷八十三寶玉部上「玉」條引王逸正部論云：「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豬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據此，正部論八卷（即八篇）屬於「雜文」類。王逸集二卷（即二篇）當爲逸之「誄」、「書」、「賦」、「論」等詩文總集。於「二十一篇」中去正部論八卷，復去王逸集二卷，六朝所傳楚辭章句應爲「十一卷」（即十一篇）本也。

隋書經籍志著錄六朝楚辭章句既有「十一卷」本，又有「十二卷」本，曰：「楚辭十二卷，並目錄，後漢校書郎王逸注。梁有楚辭十一卷，宋何偃刪王逸注。亡。」清嚴可均全後漢文卷五十七「王逸條下謂「有楚辭章句十二卷」。蓋據隋志也。「十二卷」者，以目錄一卷在內也，即同梁刪注十一卷本。王逸集「象牙書籤」所載與隋書經籍志所著錄者亦吻合無間也。

劉勰文心雕龍辯騷云：「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環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自騷經至九懷凡十一

篇，當是劉勰其時所據楚辭篇目。「自九懷以下」云云，則指七諫、九歎、哀時命以下漢世楚辭之作，九懷一篇未在其內。劉勰所據楚辭本九懷一卷殿其末，以招魂、招隱同類並列，且招魂在招隱土前，與楚辭釋文目錄前十一卷篇次微有區別。其十一篇次序爲：即離騷、九辯、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魂、招隱士、九懷。楚辭釋文雖五代王勉所作，而其篇次，則存南朝蕭梁前王逸楚辭章句之舊，誠較以作時先後爲次之今本目錄猶爲古奧也。

隋書經籍志又云：「楚有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乃著離騷八篇。」隋志與漢代「屈原賦二十五篇」又別。據楚辭釋文目錄，實亦渙然可解。漢人尊離騷爲「經」，居於篇首，故六朝以後凡屈原離騷以外之作，皆以「離騷」稱之。宋晁補之作重編楚辭十六卷，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七」。釋文目錄自離騷至漁父爲八篇。隋志所謂「乃著離騷八篇」，即離騷、九辯、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八篇。九辯本宋玉之作，以其次於離騷後。所以然者，非如湯炳正氏所言，先秦時期爲宋玉編纂的「屈、宋合集」，乃據離騷：「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天問亦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九辯皆在九歌前。九辯雖爲宋玉所作，逸猶據此排列，置於九歌前也。近從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得見王國維手校汲古閣楚辭補注本，見王氏於楚辭目錄下批云：「按九辯、九歌，皆古之遺聲。離騷云：『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故舊本九辯第二、九歌第三。後人以撰人時代次之乃退九辯於第八耳。」其說與吾若桴鼓相應。楚辭釋文目錄篇次，誠存王逸楚辭章句之舊。六朝人或目九辯爲屈原所作者，亦正由於此也。三國

志魏書陳思王植傳引屈平云：「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此出於九辯文，非屈子所作明矣，而定爲「屈平曰」，是其證。故隋志「八篇」云云，九辯一篇不次漁父後，而在離騷後，九歌前，雜於屈原辭賦中也。故六朝傳逸楚辭章句十一卷本，其篇目排列先後次第，除招隱士一篇外，與楚辭釋文目錄篇次大略同也。

頗爲費解者，王逸集楚辭章句，何以矚目於王褒九懷，且殿於招隱士之末？考王褒，漢宣帝時人，出自西蜀，名在東方朔、莊忌、劉向輩下。其與逸雖同姓「王」，然不同時、不同地，未見有牽聯。抑或逸獨嗜王褒九懷故歟？九懷襲九歌體，「兮」字在句中，故王逸作九思亦襲九懷，皆以四字或五字爲句，同爲九歌體，「兮」字置於句中，於漢世楚辭中見其別具一格。不然，誠未可思議也。

誠如上述，六朝傳楚辭章句但爲十一卷本。然今見「十一卷」以下七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等諸篇，其序文及「章句」是否王逸所作？楚辭十七卷本始於何時，究竟從何而來？

關於九思序與九思章句，筆者已撰文考辯，以爲非王逸或其子王延壽所作。序及章句之體例與前十六卷迥別，且見「譜錄」、「通夜」、「停止」、「攝斥」、「山嶺」、「荒阻」、「又還」等十餘例屬於六朝口語，便考定爲是南朝、隋、唐間好事者所爲，且出多人之手，前後矛盾不一，便先後陸續累積而成（八）。故此篇可置之不論。

七諫以下五篇次序，以文獻記載闕如，雖難以斷定，猶見朕兆可尋。如，大招：「豐肉微骨，體便娟只。」注云：「便娟，好貌也。已解於上。」便娟，始見遠遊「雌蜺便娟以增撓兮」，王逸未注其義。復

見七諫初放：「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注云：「便娟，好貌。」大招注同七諫。注云，「已解於上，知舊本有大招一篇，其篇次在七諫後，則與釋文目錄篇次頗合。

七諫以下五篇，前三篇宜以作時先後爲次，即東方朔七諫在前，莊忌哀時命在其次。東方朔、莊忌皆武帝時人。再其次爲劉向九歎。向，元帝、成帝時人。編纂者不當以九歎置於哀時命前。後二篇以作者未明，作爲存疑之什置於末。惜誓爲賈誼所作未能定，較大招一篇羌有實據，故惜誓在前，大招在後。五篇次序爲：七諫、哀時命、九歎、惜誓、大招，亦與楚辭釋文目錄篇次微有所別也。

劉勰辯騷「九懷以下」云云，即七諫章句以下五篇，於魏、晉、六朝確乎存在，其作者亦確乎標明爲東漢王逸。

第一，梁顧野王玉篇唐鈔本殘卷「九」引楚辭及章句，出於七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諸篇者甚夥，祇九思一篇未見徵引。如，見之於七諫者有：玉篇殘卷「斤」字：「楚辭『斤遂鴻鵠，近鷗臯」，野王案：「斤，猶疏遠之也。」斤，俗庠字。玉篇殘卷「商」字：「楚辭『商風肅而害之」，王逸注：「商風，西風也。」玉篇殘卷「巖」字：「楚辭『然蕪歲而險巖」，王逸曰：「險巖，猜色也。」猜，俗猶字。色，危之訛。玉篇殘卷「陋」字：「楚辭『陵桓山其無（若）陋」，王逸曰：「陋，小也。」見之於九歎者有：玉篇殘卷「納」字：「楚辭『衣納納而掩露」，王逸曰：「納納，薄濕貌也。」玉篇殘卷「湊」字：「楚辭『從波湊而下津」，王逸曰：「湊，聚也。」玉篇殘卷「砵」字，曰：「楚辭『棹舟杭以橫砵」，王逸曰：「砵，渡也。」玉篇殘卷「總」字：「楚辭『建黃昏之總旄」，王逸曰：